

通俗本

人格性的人

蘇聯·索福羅諾夫作



上海永祥印書館印行

目次

一	有名的機器工廠	一
二	一個新發明	八
三	老工人的脾氣	一四
四	鬥爭真的開始了	二一
五	決心進行調查研究	二七
六	打他的側翼	三三
七	神祕的訪問	四一
八	烏雲密佈	四六
九	形勢的急轉直下	五三

十	黨的決議就等於法律	六三
十一	爲了愛情煩惱	七一
十二	不做馴服的綿羊	七六
十三	時間在前進	八四
十四	有情人終成眷屬	八九
十五	人的性格	九四

附	記	沙 里 一〇二
---	---------	---------

一 有名的機器工廠

在莫斯科，有一家規模很大的機器工廠。這家工廠，當衛國戰爭時期，因為負擔了重要的任務，不論是設備、工人、技術，都發展得很快；戰後，它本來就已經有了相當好的條件，再加上，在廠長何道基有效的領導和努力下，更時常出現許多光輝的生產成績。因此，不僅在本區，就是在全莫斯科市，它也是一家鼎鼎大名的工廠；差不多是經常在保持着工作競賽的勝利紅旗。

上個月，他們又以百分之一百三十七的優異紀錄，超額完成了生產計劃。廠長何道基，在他的辦公室裏，眯着眼睛，欣賞掛在牆上的大統計圖表：嘿！指示生產率上昇程度的紅絲帶，爬到一百三十七了！他高興得不知怎麼才好，連計劃部主任柴雪夫進來了老半天，他也沒理會，只是像孩子似的，一邊哼着

愉快的小調，一邊不住手的拍打着女秘書蘇莉的肩膀。

蘇莉簡直被弄得有點難爲情了，才故意找話說：『廠長，你太太剛才來電話，都跟你說了些什麼呀？』

『她呀，說今天她們職工會要開什麼會，又得很晚才能回家。真是，太太當了職工會主席，光顧搞大夥的事，丈夫回了家還得自己燒茶喝，這像話嗎？』

對了，她還說，她們紡織廠的廠長，施薇嘉馬上要來看我，說是有要緊的事。見鬼，她們這「棉布共和國」裏，還會有什麼要緊的事！請你出去看看，施薇嘉要是來了，就說我立刻接見。還有，你先請我們的總工程師來一趟。』

蘇莉出去了，何道基才發現了站在一邊的柴雪夫。

柴雪夫說：『廠長，聽說早上部裏又來過電話？』

『唔，是部長親自打來的，爲我們上個月的生產成績，向我們道喜。我正打算告訴柯利新哩，讓他也高興高興。』

年青的總工程師柯利新來了，手上還拿着繪圖的鉛筆，大約是正在忙着辦

公。他一進門就問：

『找我有事嗎，廠長？』

柴雪夫卻搶着插了嘴：『嗨，部長又親自來電話給我們道喜啦！』

『這有什麼稀奇呢？』柯利新顯得很沉靜的說。

何道基可不大樂意了：『你這個人怎麼老是冷冰冰的！這難道還不值得高興？我們有權利高興嘛！照最近的成績看起來，我們的五年計劃，準有把握完成，你說是不是？』

柯利新還是那麼穩重的說：『當然有把握，而且一定要提前完成。』

『提前？』好大喜功的何道基覺得非常得勁：『提前多久？』

『五年計劃四年完成，還不行嗎？』柯利新說。

『四年？四年誰也完成得了，有什麼了不起！我們處處都要超過別人，要

顯得特別！來個三年半完成，怎麼樣？拚了命也得幹呀！你仔細算算看，辦得到嗎？」

『我想，也許辦得到，我們大家來努力試試看吧。』

『瞧你這付溫吞水的樣子！什麼「我想」，「也許」，「試試看」的！你應該說「一定要辦到，非辦到不可！」』

柯利新被逼得沒辦法了，只好說：『我想，在廠長你的領導下，我們很可能辦到的，我毫不懷疑。』

『這就對了。三年半，就這麼辦，你準備吧，我們非辦到不可。』何道基這才大致滿意了。然後轉了話題：『利新，你的新房子收拾得怎麼樣了？什麼時候請我們吃喜酒呀？』

柯利新低下了頭，沒有答覆。何道基會意了。

『柴主任，你去看看，今天船運部的運輸情形怎麼樣？』

『好，廠長，我來下命令檢查。』柴雪夫急忙走近電話。

『得啦，別老是記住下命令，親自去跑一趟吧，什麼也比不上親自調查研究的。』

柴雪夫碰了一鼻子灰，溜出去了。

何道基靠近了柯利新說：『我們把那公寓房子分配給你，就是給你結婚用的。現在這裏沒有別的人了，不用怕難爲情，告訴我吧，聽說你已經跟顧安娜鬧翻了？究竟是怎麼回事？』

『廠長，你知道，她是個女工，我總覺得，我和她的教育程度相差太遠，怕合不來；所以我一開頭，就對她採取一種保護人和指導人的態度。我帶她上博物館，看戲，聽演講，買書給她看，希望她多學文化，把她提高。……不想這倒把事情弄糟了。你不明白，顧安娜的性子實在太強。』

『她不是早就在夜校裏唸書了嗎？』

『可是，我總想幫助她進步得更快一點，最好，馬上就變成一個學者，那多好！』

何道基哈哈大笑說：『難怪嘛！像你這麼性急，把人家還不弄得頭昏眼花的！你是不是也時常跟她談點愛情什麼的呀？』

『不多。』柯利新好像有點怕羞了。

『「不多」？哈，你真是個寶貝！一開頭你就弄錯了嘛！對於女孩子，你總應該從談愛情開始，那樣，別說上博物館，就是天涯海角她也跟你去呀！現在呢，真糟，你的這位紡織女工，已經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啦！說老實話，你還愛她不愛呢？』

『似乎……當然還是愛她的。』

『那就行。你可以用選民的身分去看她一次，跟她談談。要是她也還愛你，那就……』

柯利新搖了搖頭，表示他辦不到。

何道基接着說：『不，這不算什麼，還有希望的。就拿我跟葛麗華做例子吧，我們兩個的性格都是倔強的，可是我們在一起過得不是也挺好嗎？當然，對於女人，就爲了裝裝樣子，有時候你也得稍微讓點步。大體上說，我們家裏的主人是誰，那可沒有什麼疑問，我的太太，連做夢也別想制服我。至於你的事呢，也許要麻煩一點，要是娶個最高蘇維埃代表做太太，唔，恐怕就更難囉御嘍！』

『我的工作還忙得很咧，廠長，咱們回頭再談這些事吧。』柯利新不願意再談下去了，急着要去辦公。

『對，先忙工作要緊。可是你得記住：要努力爭取。我一定給你支持。我總要讓你——我所有的助手們，都過得快活，不鬧情緒，好拚命的做工作，創新記錄；因爲，我們是一家有名的工廠！永遠要站在別人的前頭！』

二 一個新發明

何道基正獨自坐在辦公室裏哼着小調，紡織廠的廠長施薇嘉敲門走進來。

何道基趕忙站起來迎接客人：

「好哇，女廠長！恭祝紡織工業繁榮！今天女廠長……」

「怎麼老是「女廠長」「女廠長」的？把「女」字取消不行嗎？」客人施薇嘉笑着說。

「本來是「女」廠長嘛！你難道不是女人？」

「女人又怎麼樣？難道女人還應該變成男人麼？依我看哪，男人已經夠多啦，遍地都是。」

「不，我不同意。眼前，我們男人真是缺貨極了。要不，怎麼有許多重要

的位置，都會叫女人來幹呢？」

何道基的太太葛麗華在紡織廠做工，是職工會主席，他的岳父葛烈飛又是紡織廠的領班，因此他和施薇嘉混得很熟，一見面老是這麼開玩笑的。最近，老工人葛烈飛，和工程師戈雨賓合作，設計了一部新式的電力印花機，並且已經試驗成功，要是能大量製造這種機器，對於紡織廠的產品，不論在質或量方面，一下子幾乎都能提高十倍左右。今天施薇嘉來找何道基，就是要請他幫幫忙，提前接受紡織廠的這批定貨。可是何道基呢，一向是瞧不起別人的，他對於這件事顯然沒有興趣，一張口就說：「女廠長，別找我吧，我幫不了你的忙。我們彼此的性質根本不同：你們出產的不過是棉布，還是十八世紀的玩意，一個落後的部門；而我卻是在製造大機器，爲重工業服務的。懂嗎？」施薇嘉耐着性子，慢慢的給他說道理：「如今人類進步得多快呀，居然有了比聲音還快的飛機，原子能也不再是什麼祕密了，而我們，倒還在用老法子

織布，真是太落後啦！所以我們要努力改良，創造，趕上去。在戰時，我們紡織廠只顧得忙於供應軍需品，發展得太少。現在是和平建設時期，我們得全心全意的爲人民……」

『對啦，女廠長！』何道基好像聽得有點不耐煩了，截斷了客人的話說：

『我們得爲人民的需要設想：今天人民最需要的是機器，大機器，而你們卻在出產棉布！多鬆勁！』

施薇嘉還是不慌不忙，打開她的公文皮包，拿出來一段非常美麗奪目的花布，搖幌着說：『你瞧，要是有了大批新的電力印花機，我們就能生產比這更多更好的布匹。這不過是布樣子。何廠長，如果你太太葛麗華也穿上了這種衣服，該多麼漂亮！你不喜歡嗎？』

『不然！我的麗華是職工會主席，穿粗糙點，素淨點，開個會什麼的，滿好。我不需要這些玩意。』

『就算你不需要吧，可是人民需要，用你的話說，我們女人需要。』施薇繼續請求着：『幫幫忙吧，接受這批機器定貨，只要你肯答應，部裏我們去講，全沒有問題。』

何道基仍舊是那麼愛理不理的神氣：『嗨，你們女人哪，真是要命，連個輕重都不懂；怎麼能靠女人來治理國家呢！我的女廠長，你讀過中央委員會的決定嗎？國家需要糧食，我正在趕着製造農業機械，哪兒還有閒工夫——管你們娘兒們的什麼印花機呀，花布呀的！』

施薇當然懂得國家的需要，但她同時也覺得，她的工作也並不是國家不需要的。何道基的態度雖然使她很不高興，但爲了工作，爲了重視這個新的發明，她總是忍着氣，用盡各種方法，繼續要求何道基，一定要幫助她們製造新機器：『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新發明，何道基同志，你們工廠的力量大，在不妨礙基本計劃的情形下，何必不另外多做點有益的事呢？本區的發明，就在本區

給製造出來，那我們這一區多光榮！」

何道基始終是蠻不講理：『我的廠，有我的計劃，不管妨礙不妨礙，我也不願意別人來搗我的亂。我正準備在三年半裏面完成五年計劃哩，請你別拿這些亂七八糟的玩意來打攪我好不好？』

『這並不是什麼亂七八糟的玩意，何道基同志，這是個新的發明哪。我們做事，有時候也得看情形，總不能無論什麼，都非得等有了白紙黑字的計劃不可。你要是可能有剩餘力量的話，就幫幫我們吧。』施薇嘉一直在這麼耐心的懇求着。

『女廠長！』何道基乾脆一口拒絕了：『我不是你們女人，不懂得講什麼情面，我勸你別浪費時間，告訴你，用正常的手續慢慢向上級去請求吧！我不理你這一套。』

施薇嘉忍夠了，這才真發了火：『好吧。不過我也告訴你：我們是莫斯科

人，我們有一種莫斯科性格，這就是說，假如我們下了決心，要爲人民做一件好事，那麼，不管多麼困難，我們也非要把它做到不可！不信你等着瞧吧！」她憤憤的收起了布樣，站起來就要走。

何道基還是滿不在乎，笑嘻嘻的說：「我看你呀，需要趕快結婚，找一個好丈夫，丈夫也許能壓壓你的火氣。」

「我們得打擊一下你的這種官僚主義！」施薇嘉沒有理睬他的開玩笑，往外走了；臨到門口，又扭回頭說：「何道基！當心點吧，我們要開始鬥爭你的廠了！」

施薇嘉走後，何道基驕傲地搖搖腦袋說：「莫斯科性格！哼！用女人來做領導，真是錯誤！我看她們簡直還沒學會——應該怎麼樣按照國家的需要來考慮事情咧！」

三 老工人的脾氣

何道基的家，住在一座很漂亮的公寓裏。現在天色都黑了，葛麗華剛才回來，正在廚房裏燒茶。何道基自己反而還沒回家。家裏有兩位客人在坐着：一位是紡織廠的女工顧安娜，她最近當選了最高蘇維埃代表，今天傍晚剛開完了一個什麼會，順便到這裏來歇歇的；還有一位是葛麗華的弟弟葛維華，他是莫斯科大學歷史系畢業班的學生，已經考完畢業考試，正忙着準備做畢業論文，抽空來看看姐姐的。葛麗華把燒好的茶端出來，坐下跟大家隨便談談。

顧安娜對葛麗華說：『你的弟弟真幸福，就快要拿到大學文憑了；瞧我，不過才唸完夜校的第^九班，差的太遠啦！』

葛維華用男孩子的愛慕眼光，望着顧安娜說：『不，你很有希望的，要是